



至正集卷第三十九

元翰林承旨集賢大學士文忠魯國公薛昂著

記九首

静庵記

長樂郡

中興



中臺總憲分二臺西南而錯置廿二道於天下其任若地莫不重也道之置直行省者六直宣慰者七直路府者九而鎮有宗藩者四宣慰下皆按部省則抗矣加事大藩則任若地益重矣有抗有事惟滇與鄂尔滇遐裔而治聽稍簡鄂據山川之重當荆蜀之會人俗慄悍司憲繩糾尤難其人高昌相閣實理世榮由奎章閣學士長憲湖南尋移湖北任若地益重人方觀其設施而乃不專威刑不煩文詆治其内而外自化行乎上而下不知任若地之益重於前也燕坐有室顏曰静庵請記其名静之為義淵矣乎寢

然不動者其體也無極未判不見兆朕而萬化出焉故冬不閉藏則無以遂三時之生成夜不晦冥則無以發平旦之清明專而後直翕而後闢持之以敬養之以無欲則酬酢事變泛應而曲當矣一接於欲能不撓乎撓而不已則去道遠矣富貴利達之闢於中聲色貨利殖之眩於前闢而能以義勝眩而能以理遣者鮮矣善乎周子之言曰無欲則靜此入德之要也且事物之來紛糾膠擾白黑短長曲直之未形衆喙啾噪簧鼓于其側萬狀顯晦鬼昧乎其前耳目不為之變心志不為之掉者幾何人哉當是時也存乎吾者湛然虛明猶止水不波鬚眉可燭路雖千歧而惟正是適芬雖萬緒而惟一可理靜之功亦至矣乎故曰不能靜者不能動惟靜者而後能動也世榮早歷華貫在奎章予實同官尤悉當廿二道最重之任而行其所無事其有得於靜者乎推此道也鈞軸機仲猶能為之而况不為管仲者乎

樂善堂記

天生蒸民其情莫不就福而避禍以福可樂禍可憂也心非狂惑孰肯就憂而避樂然世僂僂然焉日趨於憂而不悟者何哉私意蔽其中物欲誘其外也嘗念人生百歲露電不足以喻其速所貴於生者樂尔而世之樂者或紆朱懷金入高牙大纛而不思盡其職或拓田華地第厚殖珍貨而不思取以義或任俠踈踴意氣自負而不能檢以法或狂誕遺世虛無高遠而不能揆以理不盡其職則責繼焉不取以義則怨萃焉豪而不制則敗放而不反則亂曰責曰怨曰敗曰怨其為憂至矣聖人疏食飲水樂在其中顏子學聖人簞食瓢飲不改其樂道之在理之得也士之勵行者毫釐

之惡不萌於心跬之頃不離於正則吾一身豈不體安而氣平乎
事親而能孝事長而能弟撫下而能慈則吾一家豈不上和而下
睦乎其施於人也大而陶宇宙於泰和小而一郡邑舉受吾惠至
於窮居不見講道讀書俯仰天地亦復終日欣欣蓋所為皆善則
無所往而不得其樂也東平王蒼之言曰為善最樂此之謂也鹿
崖邢公蚤著才諳歷臺閣出典大郡歸因世居撤弊構新完啟合
度題以樂善徵文其中有壬佐吏部鹿崖為正郎能盡其職者也
其得為善之樂乎者晚始得子風骨可愛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
慶則又将及子孫而無窮為善之樂庸有既乎書以為後人勸

瞻綠亭記

蘄水東橋曰綠楊蘭溪倚之清泉迤之眉山長公游訪地也山曰
鳳樓久菴潘君隱焉居之隙樹以竹子西溪構亭其中扁以鼓翠

西溪子仁彦賓請于迂軒涼國公公大書瞻綠以易其舊於是持
以來請曰仁得公翰墨為榮元考尊嚴而又窺其取義之遠也其
有取義於衛風於瞻彼淇澳綠竹猗猗之義乎竹之為植君子貴
之所寓不同焉得其外者昧其內識其粗者遺其精一碧萬竿沐
烟滌雨冰玉不足以喻潔其潔逃俗之士棲遲寄懷者取焉不過
為景物役尔昔之扁是也其體之不撓節之不渝善若至矣而大
者未盡焉若夫觀感之頃資以進修其詩人之旨乎昔衛人美武
公之德見竹生美盛發而為詩不徒美而已也繼之之辭曰有斐
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謂其學問自修之進益也三百篇一言
以蔽者心法也六義多草木淇澳之竹獨以興為學者教法也猗
猗而青青青青而如篔其進有漸而其成有至乎所以示學者入
德進德明且要也子貢引之而見稱大學申之而為傳其示人之

旨益深切矣古之為學一日在世一日不已武公年九十有五猶
箴儆于國以求戒訓其學者百世之師乎彥賓壯年進進方未已
瞻其綠則思其興之託惕然自警景物滿前不能吾役也今以注
書為風紀知薦調寶慶儒學正惟教學半仕優則學予尚有厚望焉

南山亭記

貴溪夏君明進既塋其親南山之陽遣子元棟走京師請曰南山
去家財五里山形迴環風藏氣完良田下抱清泉流潤冬夏不竭
左右映帶嘉木脩竹奇峰怪石不可殫數作亭其側以為拜掃休
息之地一言加之則榮幸及地下矣余聞而復之曰而父卜宅兆
而塋其親禮也予尚何言然予習於塋者也試為子言中原地厚
而夷易厝也大江而南山水居地七八甌窶汙邪又居其半故必
慎擇其地一域之內僅一窳或二三尔否則必有水泉螻蟻之患

歲時展省東西馳驚甚有至他郡數百里外者其亦不得已也哉
昔朝議欲天下通行扶塋之制而區區抗論以為不可者其以是
也孝子卜擇得佳地遠近不校也得佳地又近其居若明進可以
為說矣若夫嘉木脩竹奇峰怪石亦有與於是乎人子有終身之
喪四時變易隨地感觸况見荆榛蔓草酸風苦月有不為之心摧
肝裂者乎木也竹也峰也石也亦有可說者乎昔人以思名亭嘉
其孝而益其思得名之正者也南山之名因其地也親塋之地聞
其名親斯在焉况即其地乎即其地與親迹矣况登其亭乎况觀
其扁而提撕之助益有所感乎則南山之名其有益於孝思者哉
若是則木也石也竹也峰也不能撓吾之思矣不獨不能撓吾之
思也將由南山之扁亦有以發吾之思矣顧孝子之心所存何如
尔元棟歸以語而翁請以是記之何如元棟曰唯書以畀之

一中堂記

吳君之文佐郡有特操佐作邑有惠政任劇有剴割之才為兩淮轉運判官予實都轉運使俄入叅議中書其自修之功不知也予自政府得請南歸其子允拜予汝水之濱以昔尹文安去思碑去拜而請曰翁歷履此其槩也維揚終更僦屋以居有堂題曰一中所以自修而教不肖者不敢弛也徵教言歸獻翁必樂允庶幾養志萬一哉余善其請且知之文之自修不侈於小成欲進乎道義之域為之說曰一也中也聖賢道統之所係也果有見於二語乎將有見於一之中乎抑用力而一於中乎若夫有見於一之中則邵子所謂一中分造化者也一為主而中其內也用力而一於中則中為主而一其力也之文其用力而一於中者乎中者無所偏倚無過不及之名也存乎內者得其正發之外者無不中矣存乎

內造次之頃顛沛之際念茲在茲無少間斷是之謂之一也發之外則飲食起居語默舉措無往而不合於中一其力以致于中致于中以驗其一希聖希賢事也况淑一家而劾一官哉世之耄於鉛槧而汨於醉夢狃於薰習而安於淺陋者未有問道於是途者也其有問道於是途不以其道之正告之而姑就其所能使之冥索背馳以終其身者則亦不仁之甚哉語不云乎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夫人予於之文不失人矣

追遠堂記

亞中大夫彰德路總管致仕盍公既葬之四年子承務即襄陽等處營田副提舉可大即其居作祠堂顏曰追遠語不云乎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懿哉名也可大能慎其終斯能追遠矣然遠非一義也况族大而遠者乎盍氏自隋唐居上黨五季板蕩遷臨漳

莫詳其世六世祖浩至彰德公秩然有序而上黨馮村坵壠故在
地為磴級與山高下凡百餘畝老松五百餘株碑剝落不可讀子
孫尚四十家可大嘗往展省會其族而不能序其次也臨漳田村
之兆喬木古柳鬱乎蒼蒼浩生珣珣生鉉鉉生圭仕至彰德總管
府經歷墓安陽司空原六子第三曰居仁生渙彰德公也守磁州
有惠政蓋氏之先居上黨不知幾世而遷于臨漳自臨漳又至安
陽兩瑩之族不知其幾人又舉上黨之族而計之則不可勝計矣
臨漳吾族也上黨亦吾族也舉不可勝計之族而泝之則其始一
人之身一人之身而至於千萬人勢也推千萬人而至于一人則
其為追遠至矣固不可以服盡親盡論也說者謂追遠者祭盡其
誠此可大之能者又曰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
以此自為則己之德厚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此余所望於可
追遠者將取法於可大矣

一真堂記

達為良相窮為良醫地不同活人一也非其良則殺人亦一也人
病不同惟良醫為能知其宜故在膚而汗滿實而瀉虛者補之高
者越之慄悍者為按摩滯痿者為導引寒奪者為灸熅癢痺者為
鍼刺實結者為攻砭不仁者為醪醴而血氣凝泣者又有熨藥馬
盧扁既逝法多不傳行於世者獨藥與針尔又有趨其簡要獨事
針刺者其言曰藥有真偽人有貧富地有城市田野之殊時有兵
荒寧謐之異必藥療人是求三年之艾於一時為此言者明其亦
術亦足療人視古醫道則未備也太師竇先生之未遇也懷其學

無所施憫人札瘥針法極其妙施諸治療莫不即愈兵荒中活人不知其幾及見世皇陳三綱五常之道人道既立相安而並生其為活人又什百千萬於針矣天下之言針者一以太師為宗而標榜求售者皆自稱門人焉予多病得請歸首以詢醫為事卜居上壽里有榜其門曰鑿者方自喜幸俄白首儒服携酒來行里門之禮乃老鑿博文張先生也博文之師教授鄭璵子玉者嘗館太師于家真得其傳而博文則親傳于子玉者源之正流之不泄故施于用其效可必也家人有病者博文診之曰此不必藥當自愈又曰吾藥攻病無病不可用也凡鑿必出藥為攬計精計且曰無病當備吾藥可預服也有當病而不藥又教以無病不藥者予博文其賢矣人言博文喜用酷烈劑聞而質之乃曰遇其疾即用其劑遇其病而不用其劑則與無病而強之以藥者等矣予聞而益賢

之有堂扁曰一真請為之說真之為義大矣哉針法得其真則治病不謬診病識其真則用針不忒製藥得其真則施用不悖無所往而不一於真而又始終濟之以一心之真則活人之功又豈下於相哉余待罪中書久蓋深有愧於博文者也書其實以為記且以識余愧云

筠齋記

泰定丁卯先公捐館京師先友江南者夸山水之勝勸扶匳南且謂以地京師者則曰西山有佳地子南北無恒產不幸罹荼毒於斯斯亦妥靈之地也亦有指以地者而鄉里士大夫則不然其尤有意者至忿然曰子欲子孫浮華則南欲因京師富貴則此我知者父母邦尔荒迷中神魂無主三議鬪胃中太夫人泣而言曰我平生作夢無一不在鄉里兒其決哉議遂決既藁殯走湯陰拜先

琴書娛其親或勸之仕而以屈以吏辭而歸石梁先生沒作樓所
居之東號曰對山蓋石梁在其前對山如見其親也伯韶沒子子
良仲英甫作亭曰皆山亦以志其孝思而名之之意則主于石梁
焉龜山龍蟠在其東西山雙峰在其西鬱乎其左右前後也孝子
之心身之所在親之所在也故于羨于墻皆見焉况親之所居名
之所屬而日接于目者乎自石梁而為對山自對山而為皆山皆
山之望對山對山之望石梁皆此意也而天下之山皆可感觸雖
無山之地亦猶有山焉非與世之役景物而標榜自高者比也余
聞石梁之高不過數十仞有泉出其麓流而為溪灌田為膏腴者
五六十里其亦有所象乎初石梁先生以正學勁氣不屈於世而
能力詆元惡召為國子正字不就而流澤汪濊子孫蕃衍詩書世
濟其猶石梁之出泉乎而當時諛者子孫盛衰吾雖不能悉究而

亦可必其不能氏若也熊氏自江陵迂洪曰宗尚志甫者政和中
登第仕至中奉大夫樞密院檢討南渡後又自洪迂廣信信甫其
五世孫也居是者二百年至光則九世矣又能章父之孝詩曰永
言孝思孝思維則則熊氏世有之矣

至正集卷第四十

元翰林承旨集賢大學士文忠魯國公許有壬著

記八首

五峯院記

襄垣東北六十里山曰五峯巖岫深窈環拱可畫天朝丙申歲僧道顏游歷憇此目擊清勝慨然屋之因山而名焉法喜嗣居席舊無廢至後政昌者遂侈其院而有加焉累貲峙糧撤弊構新殿寤渠渠采絢焜煌金像潔新從神有位翼舍翬飛講筵靚深長廊結砌雨不沉屢齋厨廩庫百器皆備里社為之改觀因其邑人從余學者張碧來請記夫釋氏為宏濶勝大之言以誘勸愚俗者非一而其徒尤長於侈屋蓋其設心之專強厲堅忍死復有繼故其成也不例人之所難且車廬冶粟鞞雕陶范以辨民器工之事也賦

畝樹藝硯腴雜殖以長地財農之職也廢舉懋遷通異待無以資
人用商之為也是三者莫不盡力殫苦以衣其寒以食其飢至於
五畝之宅一廛之居書茅又綯勤劬備至而後有以僅庇風雨其
傭隙共藩而居者又不知其幾人也今夫深山大澤人迹迥絕之
地或峽巖峭立或洲渚浮出緇衣一顧曾未歲月而巍巍千楹湧
出於地豈所謂佛者果有以陰相之耶將倥侗顛蒙求欲如志而
甘其誘耶抑設心之專有以成之耶佛之相吾不知以彼之求合
吾之專屋不足侈矣吾聞世有偷容避役酗酒貪縱者雖棘生蓮
座溜漫佛面而葭不加恤政昌渾然其質而能有為如此蓋所謂
設心之專而能成其事者也即其人書其實可無取乎曰政昇政
吳皆其徒也文明者又政昌之嗣云

芸窓記

瀏陽山水深秀實最潭屬文風士氣又軋湘郡齊民工巧亦它郡
莫及余早獲友其傑詢凡游者遂習于間卜君瑞卿世居七賢峰
擅溪山之勝請記其室曰芸窓者士藏脩一室已足固無事觀美
也力苟可及清潔靚深非過也然一室併懔不有開明晝且如夕
窓有取焉故曰窓聰也於內見外之聰明也芸香草也何居乎其
以香草之名其窓乎古人有圭竇甕牖束於貧也綾綺連錢誅于
華也瑞卿華不至侈貧不至陋而託義又有比焉騷則留夷揭車
申椒辟芷之屬昭其臭也芸蕪用焉漢種蘭臺石室書府取其辟
嘉也晉室乾八畦則獨取其臭尔瑞卿將取其臭乎抑取其用乎
余因有以宅君之學矣夫一室取明窓其地也一身取明心其窓
焉衆緒紛紜而見于前萬事酬酢而出于中涵養不素則見有不
蔽而出有不窒乎瑞卿觀乎窓必有以求諸心觀乎芸則不獨美

其臭又將致辟蠹之用焉君之學於是周已雖然蠹書蠹之小者也聖人正學百家蠹之天民良知二氏蠹之生人膏血貪吏蠹之天下紀綱奸邪蠹之是皆芸窓讀書日所講求者也士一旦出而用世亦思所以辟此乎瑞卿出五代司徒天倪後族至千餘家世多顯人余不獲考其譜而知乃遠祖在孔門四科者其思學之又將八面其窓伺萬物之蠹而辟之焉語非其職以過高難行予其悖哉為學者設也學舍是非學也尚勉之哉

竹軒記

士生世析圭僭爵獲攄厥蘊至於晚節進退所以收幼壯之成功者尤不可不慎也禮大夫七十而致仕蓋憫其勞以力憊不敢煩以政士難進易退義苟當去浩然莫留各盡其道矣廉耻不張乃有膠榮而諱老者其下者羅列選籍僥倖萬一於是是有司逆計仕

年大書其籍曰致仕至有廷辯謂筆吏攷錄之悞者風俗至是果孰使之然哉昔叨左司宰相稱吾鄉續公景明之賢擢禮部員外郎尋陞懷慶路總管至則值歲大飢勸分不足發公廩以賑國制粟弊無上文毫粒不出乃謂僚佐之居者曰吾任牧寄俟得請皆餓茅矣有責願獨坐又止其租稅報下皆允天歷初郡直兵衝飛輓萬計軍興不乏西兵入境官吏星奔獨守境土遏流竄兵罷民既安堵即投綬歸而身未衰年未及也至順壬申以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仕闢齋所居植竹數本扁曰竹軒竹之為植冰霜凌雪而色不改凡卉彫盡而守益堅有節若是故君子貴之人平居氣溢志驕纔少摧抑墮獲殆盡遇變而不失其守者鮮矣尚書掾左曹已有聲若司程綺源覆實儀曹之剽繁知陵州之善政人能道之若夫遇變而不失其守時可安享而勇弃之則進退之陰明矣

嗟夫富貴多憂之資也世途設險之筭也道義不明而能保始終
無悔吝者幾希鐘鳴漏盡而不止行百里躓九十者接迹焉則身
未衰年未及而退者不賢能之子然世有以官為家退無所於歸
者尚書退有歸守先壙課子書又天厚其生而成其志也竹之稱
古今寔繁獨以其節有類故樂記之以為魯多君子之徵焉

綱齋記

古人不作無益几杖有銘寓戒也况施於身者乎士名而字後復
益以號沿昔汎今汗漫一軌卒不能已取不悖理而已矣昔有名
德俱盛門人后世名若慢之字若等之即其山川若名位而稱之
已不自號而人號之也其取號者取諸山川指實也從而飾之務
竒也說以自暴玩世也擇義可訓揭之室堂者自勗也號而擇義
可訓以自勗者殆庶幾乎北庭納璘普華登上第倅潭之湘陰以

字文燦乃扁所居曰綱齋雖不自號而人寔號之矣於是請文以
記君質美而濟以文年少而華以官燧如其光赫如其聲吾懼其
外而不知其內也觀其所澤喜為之說曰易稱美在其中而暢於
四支發於事業又曰剛健篤實光輝日新其德則是未始不欲著
也子思中庸末章言無聲無臭之極功六引詩而首以衣錦尚綱
繼以惡其文之著也發之豈故欲蔽其光輝而立為異說哉誠以
學為己者力求諸心知不知在人人所不知而能慎之人所共知
而能晦之猶衣錦之美雖有蔽之而文采日章非故蔽其光輝也
致力於內不暇於外尔致飾於外而無以繼飾締續炫耀內實緼
微此君子小人之分內與外之間也吾聞君之為政也刊其華而
力於實泯其迹而慎於行法公平心惠及乎人上官不知不恤也
其有得於綱之義乎彼中貪而外廉行悍而示慈鈞聲名汲汲若

不及究其實蓋漠如也夫珠在淵而川媚玉在石而山輝吾又懼君之實不能掩聞乎時而暴於天下將不滯於一州矣雖然此特末也君以經學起家綱之大者當自知之吾不敢贅言

雲莊記

至治辛酉有壬佐天官幕交一時達官竊置淑慝胷中當橫流奔衝瀾倒風靡而工部尚書咬公正德人獨以不倚稱之俄除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使有壬同時為南臺監察御史由是契闊至順壬申有壬有事先瑩正德由河南省參知政事改西臺侍御史以昔嘗貳守吾郡因僦居焉駟請再三竟以疾辭居相去十里許過輒窮日不相舍於是知昔之所知才十之一二尔所居圖書不去手讀二代書而擷其要援筆戲作山水畫圖遂臻其妙人終身功力旬月盡之嘗謂余曰斯土吾雖樂而無由為經久計房山金奉

先縣山川明秀明昌間為清暑地北瞰居庸嶺絕雄偉西則太行如畫中多古刹琳宇在畿甸之內而窈然霄壤之異也邑南二里清泉縈抱林木菓蔬土沃景勝予結廬其間有田有圃時時出游歸馬上望吾廬杳靄隱見在白雲中千態萬狀不可形喻而予心若有所得因名曰雲莊將為菟裘也子其記之予復之曰雲之說有二悠悠太空自撈自舒邈乎無心者浮雲也視富貴不義者取焉起膚寸而雨天下回生意於枯槁者雲之用也不知正德視富貴如浮雲乎抑將自膚寸而雨天下乎正德世出責曹威貌氏歷三臺御史十七轉為今官年方強仕雖恬淡樂閑而世方急賢如渴望油然而作者不得辭也他日歛功而歸撫蒼松臨清流乘白雲而徜徉乎山林房山之英必不敢言欺我雲壑正德曰余所以取名於雲者為山中之景物尔二說余皆不知也予曰知不知在

公姑記其槩俟他日驗之

存心齋記

士為學一於己人不與焉至於處不順之際則學力淺深從可見矣夫不順之來其處之也有漠如浮雲條如飄風泯然若不見而聞者或實怠缺亦因自反委物我混是非流而為荒唐寂滅之學為己者固如是乎復有致力容忍如飢禁食如斲受楚堅制不動而悻悻者故在又若懲忿而實非也欲去二弊莫若師孟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愛敬此施效驗彼著橫逆之至自反再三內省不疚在人者吾何與焉尚論古之犯而不校者顏子其成德乎若婁師德之唾面不拭不幾於矯乎呂蒙正不問毀者姓名以為一知則終身不能忘是不能消融以理畏避有聞寧不知之為愈也或一知之冒中之芥蒂將不復可釋矣不知孟子處之有至善之道

焉廬陵王務先君子人也他郡知其賢以禮邀致館而師之先廬在鄉里為里豪所吞歸室皇皇別購隙地盡瘁經營有始有以庇風雨即東室為游息所據孟子處橫逆之旨揭以存心俾余發其槩竊惟士為學觀孟子反覆之精密一有不盡謂吾仁吾禮若是足矣則橫逆之為患非不幸也宜也則是舉妄人而施諸身也務先之自反審矣尚慮其悻悻者在未能渙然而釋也務先曰余每懷舊物不能不為之痛心鬱悒固若悻悻者在循名惟義所以自釋也又恐用力者有不至旦夕顧瞻而致察焉又所以自勉也予曰不能不鬱悒者人之情也顧瞻而致察焉自反再三之謂也務先其善學孟子者乎彼蒙於忿怒者聞之獨無開明之時乎則其悟而反壁也有日矣務先則劉凝之乎為沈麟士乎予又以是驗務先之學力焉

記畫

長安劉子允蓄古画一軸女冠有承頤而行者持便面者簪者褰者手見者袖者而六人之冠三有冒焉道士肅迎者二人篚篚盤盃盃壺炷鈿之屬錯列俎上下俎端據質而切者一人傍有葵顧不去袒割而迴視者一人扶而挹者二人黃袍若王者持杯中坐一道士將鬚坐王之左脫冠以簪搔者一人裸撫掌者一人坦腹而笛者一人捩僧耳飲之者二人杖而立者一人跣而舞者一人手籠餅來者一人一人蹲而杓飲於前一人袒踞促索其後一人袒跣而掩鼻比一僧噉杯而舞坐王右者一僧羯鼓一僧執拍道士披琴俯坐者一人左杯右筇者一人露頂右袒跣跌而飲者一人加以冠且擁使引滿者一人坐而攬其肘者一人袒而阮者一人而據地假寐者一人卧而曳之使起者二人人醉乘驟足加

其鬣者一人驟嗅糞不前持鞭而牽者一人乘牛者一人徒而扶者各一人執鞭而欲爭者一人牽驟而止其爭者一人女子垂髻攝衣奮欲鬪執鞭者一人女冠引其臂止之者一人立觀者一人負醉女携墮履後捧其足者又三人為人五十王居其一僧四女十二餘皆世所謂道士惟杖立者少異焉地無宮室臺榭茵半虎豹飲食之具六十有七與夫一木一石皆盡其妙余見而訝之知其為良工筆而不知其為何人持以扣人亦莫有能名者昔荒煬與僧尼道士女冠連席酣宴靡所不至煬不足譏也此何王也異端之徒滿前極諸醜褻威儀之喪乃至于是視舍坐號歔悒悒怩者又什百千萬矣古豈真有是耶抑画師善戲而為之耶余病不博覽無從考識因思京師舊俗鬻扇画事率隱僻相勝有十識其八者得一扇予時少年意謂但不屑往尔往當日有得也由今

觀之幸昔不往往未必有得也画歸之劉記其槩以俟博識者問焉

德齋記

吾鄉老成云逝繩武有待投劾歸思見其人而多病却掃交接未洽其居密邇而隱居教授者得陸君仲容焉仲容為人靜而專授徒廿年不改業名齋以德請記於予余固嘉其靜專及見其扁又知其為為己者也乃語之曰儒先訓德有二其曰得乎天而虛靈不昧具眾理應萬事者言德之本然也其曰德之為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者脩為以復其德者也德之本然惟聖人為能脩為以復則學者事也之名也其有取脩為以復者乎吾為子究言之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蓋五典天之所叙惟天下古今之所共由然非智無以知此也非仁無以體此也非勇無以強此也

知而能体体而能強則五典之道各得其理矣是理也天之所以與我我所以為德者故曰行道而有得於心且得者失之反也得於心而不失乃為真得日一至月一至造其域而不能久謂之有得可乎雖然又不可躐等求也而有序焉學弗能力弗篤而弗措也此之謂進德一簣之覆以階九仞此之謂積德克實光輝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此之謂成德德之時用大矣哉仲容進而積積而至於成成而見於用而後為無負於名齋之意仲容勉乎哉

至正集卷第四十一

元翰林承旨集賢大學士文忠魯國公許有壬著

記六首

記遊

宋柳仲塗居蕩陰間桂林僧惟深言林慮天平山泉石過衡岳遠甚及同游始信不妄余幼讀書江南既服役狂走中外雖兩歸鄉里而憂患荒迷世故縈繞望西山如天上不得至也至元四年戊寅歲得請歸九月三日甲子暨監郡西域荀公和叔始為林慮之行午出西水門過孫平邵村芋區蔬畦星布弥望柿林如江南橘黃時遠近蔽虧歷流寺固縣俄水冶士大夫巡徼監當官孝親寺僧皆來迓勉宿寺沙門西溪年八十八尚能於款客明日拜魏國忠獻韓公父諫議公墳讀富鄭公撰神道碑銘碑亭皆完石極大

而美陰有樹形若水墨畫大塚皆甃甃兵荒中僧紀奮身捍蔽卒
賴其力宅兆形勢風水家圖為式憑高周覽高下隱顯與圖不異
也顧豐安魏公兆域寺燬于兵僧徒解散豪石伐木野人盜甃殘
毀幾盡則紀之功可念也昔魏公以大功德為宋社稷臣兩屯寺
皆勅額以之主視而一得一否亦人力之所不能及者乎小酌遂
行林州知州李祐之延率其屬迂止州萬安寺又明日謁廟學游
黃華山和叔祭其故人不能從別駕梁思誠仲信諸生李冕數鼓
輦陪行十餘里至其麓皆小石榭檝是日大霜水皆冰人謂高寒
較他地早一月榭葉青紅可愛路漸高間水聲灌叢亂石中既深
入山益高壁並峭路益險水聲益大峰回路轉掩抱重疊使人應
接不暇澗皆磐石高下為級泉流其上懸而為練激而為湍飛花
旋碧喧飈洒其瀦而為泓者清澈如空纖芥可見又十里抵慈

明院山僧三四輩問以古皆不知石柱刻張商英詩言高歡清暑
事蓋清暑殿基在院西北挿天峰下而不能必其是否也它柱
刻多漫滅不可盡讀大率多宗觀間人院之南仙人王津母墓若
祠在焉少憩遂入山觀水簾一僧前導山民十餘持斧鐮剪楸翳
撥碎石僅可投足馬不負人且不能登涉憊極又騎不幾步又下
若是者逾三里許遂不可騎矣始見懸瀑如練於半天騎留石林
間相率牽擁而登焉樛木叢密亂石犖确峻坂微徑如梯而無級
賴健卒紆練於前挽之而進因憶東漢封禪記語蓋近似焉數問
僧以僧言遠近為喜畏又三里許逾公主關始至加遠蓋不能進
矣石屏突出四無所屬其高入雲曰浮圖峰金王子端詩所謂掛
鏡臺者也臺前有磐石疲甚坐其上仲信年六十懼不任登陟留
之院俄亦膝屨掖兩卒至又迷路枉里許石上望瀑北僅如匹練

濺崖飛白始濶西崖垂白亦不過丈許意昔人傳誇過實俄從卒持冰柱長五尺許云得之瀑下盛言其偉始欲即之發火煮酒引滿遍飲從者乃緣南崖微逕迤運而西坡極峻草石皆冰跬步喘喘至西崖下仰之目力為極始見崖瀑飛洒散布踈密勻整下至澗長不知幾百丈闊蓋百餘尺光明透澈去人尚五丈許昔人號迸珠簾不能盡其奇也負崖坐石伸信又跼踏以酒至力稍甦攀援而北伸信不能從也獨遣其卒挈酒脯以從北有岩容數十人瀑長過西而東又濃厚時如團雪投墜連屬不斷加以動搖如玉龍飛舞它與西同兩簾皆清寒襲人時時飛洒如細雪著人面下沾細草皆為清水日夕凝積或聳直如玉笋或扶踈如珊瑚蔽崖彌澗奇形異狀不可殫紀瓊田瑤草殆謂此焉信天下之奇觀也西崖望掛鏡臺則培塿矣茲山奇峰重疊如展畫屏不知高掛鏡

臺又幾百丈周圍環抱而開豁其東臺如門屏而位置偏南臺上石墜者皆方平為水波狀臺前之山一遮一掩又不知其幾百重也始坐磐石疑瀑之小蓋遼遠空濶掩映岩石淡然如無加以老月茫茫故也歸途趨下差覺易僧醉喜甚捧水如珊瑚者前行騶卒皆折紅樹負之而趨至繫馬所且乘且步俄至院坐山門前大磐石取山菓如丹砂者與僧持冰若紅樹羅列于前清泉泠泠過壺觴間且漱且盥且觴且詠非迫於暮不忍歸也和叔率州官載酒迺出水簾泉瀹茗飲之又明日偕和叔之延判官張士謙子敬游墨竈山寺殿東椒壁有梅軒佚老貞元癸酉歲題字文皆奇惜殘缺過半石柱皆宋人題名緣石磴登方丈鳴笳小酌從者得雉為炙以侑觴題詩東壁出遂至硤峪山寶嚴寺寺東二里支提龕琢石崖為之開元十九年蔡景撰碑刻刻甚精寺前泉石不減黃

華山門有白松皮葉皆異巨槐廡地數畝聖燈寺在西北絕頂望之隱隱見其殿宇僧云蓋四十里之遙舊傳聖燈誠禱則見張商英有記後見者多自矜和叔云某官大缺人望禱亦見余不禱也歷石磴登方丈望五松亭方丈東西古松下坐磐石得山尤佳奇峰疊嶂競秀環峙上摩穹蒼錯以紅樹菴画所不及午和叔治具張樂夜分始休泉泐泐循殿階流夢回清響滿耳可以消酒戍辰刻名後殿石柱夜和叔入浴余獨乘月登陟坐磐石僧普靜精感策終日獻藝至是挈其徒按羯鼓笙笛鏗錫震蕩交奏迭作月明松影中清風颭然山鳴谷應不知此身之在人世也長老勝祥又進教尊而歸寢視歐謝遊嵩山見汪僧雖靜躁不同而所遇皆可樂也山之秀拔在黃華右若夫水簾竒偉遮掩環抱重疊深遠則不及焉二山之泉皆去山數里沃入地中已已將遊棲霞和叔謂

無大竒遂東回過諸翟曲宿下洹九日登鳳寧山山在洹水陰峭拔如鳳聳石為兩翼各有亭山巔又為亭亭上又架屋兩重金泰和間作祠三神女山多古柏路尤峻坐其巔俯瞰二亭若井底風急不可久過南齊觀丈八石佛有紹聖間刻石度槎牙巔不可騎和叔徒步憊甚間關至善應宿儲祥宮明日登西樓和元裕之詩得鯉鯽活躍几席間前泛舟觀泉泉皆洹之沃至是突出有若歷下釣流而清澈過之登龍祠祠下泉出尤怒飲舟中道士又携酒埃水濱遂至醉又明日道人方擊雲璈侑觴盤桓殿廡二人報大尹杜公弘道輩遊已二日不得已遂歸往返九日將歷四百里清賞之餘則有從者弦歌馬上疲憊則聽和叔劇談可以遣睡餘力所及得詩凡廿八首姑錄之以志歲月昔仲塗述遊有記魏公有跋而魏公凡三守相竟不克往予竊自幸多矣所不足者和叔

謂天平險甚且經大雨不可行栖霞又居于猶豫而玉泉澤陽諸山皆西山之勝未慳窮歷張本於是尚有待於他日焉

漢陽府學新築宮墻記

治之要在學學之要在人師儒也風紀也我元建學徧天下師儒教之風紀勵之大而成俗出才細而繕葺悉任焉苟非其人細亦不舉大復奚望士為學有地地之治否見人之謹慎漢陽學垣昔皆土築霖潦歲圯至元辛卯知府戎益教授劉必大易以板屋木久又腐鷄犬不禁天歷己巳夏僉憲楊煥謁廟嗟訝力欲繕完商工計材費等劾作乃議甃址而瓦覆之費雖加倍校以歲修吏因為弊省反倍百時學廩告竭命判官夏文炳倡率其屬教授劉謙適至協志經營凡五閱月百堵俱興學南地狹隘神人一門出入瀆神甚作學門于東墻西地偃豬穢入泮池甃石為防池浚而廣

北池以溝墻之費悉資它助門池則半出學廩廟有嚴而學始完矣今夫齊民之家必閉垣扃鑰以為防也聖人南面而頽垣敗壁豈稱王居既廩祭養慢藏其可斯役蓋不容已也况土而木木而甃歷數政而後討論始盡遇其人而後有成天下之事可易言哉士子謂紀今範後子宜有辭有壬於是因有以告吾士焉記以墻作請以墻喻子貢稱夫子之墻數仞言夫子之道也學者必求其門入而有見則其為學也至矣不得其門未有所見其猶正墻面而立也與若糞夫土不可朽者聖人之誅至矣吾士其念之哉墻縱五十丈橫半之楮幣為緡四千五百二萬八千九百甃四萬二千墜二萬二千四百墜腹椽瓦椽瓦礫之屬稱是木工六十六巧之工三百一十築椽之工五百六十縣尹程杰寔相斯役云

至元後戊寅夏杜侯來守彰德方旱禱而雨槁苗用蘇秋大雨乃不止田將沒洹之漲且及城八月四日侯禱於城東門雨俄息翼日遂霽按祭法雩禱祭水旱也歷代典制州郡縣苦雨各禱其城門雨而禱門古禮也長人者以禮為政則觀感而化者深矣世之為郡邑者遇水旱未嘗無禱而事不師古俚俗是徇以禮為政非學於古訓者不能也侯學儒者也歷階通貴出守一郡禱之不淫一事爾而有見其為政之大節焉士民合辭請曰侯之雨公記之五龍廟今茲淫而止猶昔之旱而雨也旱而雨有記淫而止無記其何以彰侯之休侯間而辭曰禱雨我也禱晴又我也我不職召沴而屑屑瀆夫造物者尚敢夸哉余曰昔旱而雨天也今淫而止亦天也惟其有侯之禱則有旱而雨淫而止之天也微侯之禱寧知不早而旱雨而雨乎苟無此禮則周制不著春官歷代不見之以最後來者

疇齋記

益陽袁君名其齋曰疇來徵余言余按字書疇本作疇耕治之田也象並畔之形引而伸之則為疇類之疇洪範九疇是也又為誰何之義疇咨若余采是也之齋之類也其耕治之義乎士之為學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猶農之治田用天因地昏於作勞則樹藝可施焉仁義禮智根於心養於未發之先察於已發之後除惡務本樞苗必戒苗而秀秀而實矣傳曰五穀種之美者也苟為不孰不如萑稗人事不齊非疇之罪也人一己百愚明柔強况膏腴

沃壤濟以勤力乎其崇如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博學而約取厚積而薄發余尚有望於君焉

萬國良九思齋記

君子有九思思者為學之要所以審其知而肇其行也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聖人從容中道固不待思賢以下臨事必思使各當理當視也思不以一毫私意自蔽當聽也思不以一毫私意自窒正顏色則思溫動容貌則思恭出辭氣則思忠至於執事思敬有疑思問臨忿思難見得思義皆詳慮審處以求真是之歸焉然思之目亦非止於九而已也天下之事萬變不同此心之微衆理所具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思曰睿睿作聖思乎思乎其聖學之要知行之樞機乎雖然九思之目昉於夫子一論時之論而實原於洪範之五事也五事之思偏言則一事專

言則貫四者夫子因貌言視聽而推廣之且揭思之一字以為致力之地其示人之意深矣有志於希聖者奚可外思以為學哉萬君國良以九思名齋蓋嘗致力於思者請言於余余嘉其筮仕簿領發無不當其有得於此者乎序其槩以免其進

晉寧路鄉賢祠堂記

治民有政化民有禮政雖不可弛聖人不急也禮則不待親炙而有得於私淑者已惟其不得親而炙也世之君子汲汲有事於前修往行者所以寓淑人之機焉古鄉先生沒而祭於社鄉先生之德鄉人心悅而誠服者其秩於祭宜哉世遠禮墜於著於今有不舉者况成秩無文乎然其廢舉亦視所遇何如人爾鄉飲酒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主人謂諸侯之卿大夫先生謂致仕老於鄉里而教者大夫則就而謀之又卿大夫飲國中賢者諸侯卿大夫

猶能致禮於鄉賢之生者天子收守獨不能致禮於鄉賢之沒者乎祭於社之制不可考附廟學作屋而祭之者則間有之矣晉寧在河東為古今名郡廟學罹地震仆而復建講堂西四賢堂故基獨蕪蕪不治今總管仇侯理焚舉墜勸農敦學歲復告豐治提桴鼓顧瞻隙地慨然捐俸金倡僚屬而復為堂焉經始至正二年孟春迄功二月乃取隋文中子而下凡若干人設主以祭前國子司業王君走書京師請記於愚愚惟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物之所以育者道也道之所以行者人也道之統在聖而其寄在賢或晦或明或絕或續有不得而殫論者大抵先王承天之道所以維人紀於萬世者禮而已矣禮之目有五而祭統乎吉然而有公於天下者先聖先師是也有專於一鄉者各賢其賢祀於其地者是也公於天下者以其道被天下也專於一鄉者道之

所著莫先於鄉而鄉人之所感視衆人為尤易由是而國而天下矣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綿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曲藝且然而况為聖人之學者乎晉當變風變雅之餘有憂深思遠之意俗美且厚人生其間雖德之大小不同而位之顯晦亦異要其所至有足以任斯道之寄者若隋文中子唐裴文忠公宋司馬文正公其出處勳德為何如他如裴宏中趙元鎮之相業陽元宗司空表聖之節操趙伯循孫明復之經術與夫金源百年以迄我朝其行足以範世而軌俗其風足以廉頑而立懦其學足以垂後而淑人不待親炙而有得者多矣鄉先生之功不亦大乎生為晉人沒為晉神其秩於祭宜也然其中有從祀孔廟而又班之斯堂何哉從祀公於天下者也斯堂專於一鄉者也使薰德而善良者並寓其沒世不忘之思非黷也昔魏杜畿為河東太守開置學官執經

教授郡中化之以多儒聞其功不在蜀文翁闡常衮下而未聞有
祠今舉而祀之可也夫以陶唐之故墟際皇元之嘉會魁竒材德
之生蓋鼎鼎也明其晦續其絕廓聖人之學而任斯道之寄者其
豈無其人又有祀而秩之者已俟燕人名濟字公度化民有禮其
杜畿之流乎司業名士元字善甫則郡人也

至正集卷第四十二

元翰林承旨集賢大學士文忠魯國公許有壬著

記七首

務本齋記

士盍觀夫水之與木乎水由涓滴為溝池為江河而放乎四海漑
漫功利古今不竭也木始毫末而拱把至昂霄聳壑大可梁柱明
堂細不失為椳闈唐榘無不適於用者何哉有本而已矣士之為
學其亦有所務乎士何務曰務本論語首篇所記皆務本首章聖人言
學後即繼以有子君子務本之言誠以根本既立如苗之於根由
是而生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務本齋者宋故衡安仁馬亨復先生
書室也亨復從北湖姚輔之受易而歸北湖以朱子書務本洎誠
齋著務本說為贈因以名其齋焉至元丙子燬於兵字若說皆喪

後至元丁丑孫熙初明即故基作屋介其友乞余書京師而明初未識也庚辰始識之長沙道同氣合遂辱留不忍去明初謂扁得於昔記不可斬於今也愚昧於剖析而不能拂其請昔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曾子獨以為不可至有江漢秋陽之喻後之學者不能無疑焉然觀君子務本之言則其於聖人似矣人生有父母兄弟有子言務本始於孝弟則三綱五常悉由是出仁民愛物舉而措之爾此所謂本立而道生者猶水木之有本由是而至乎其極也若夫天下事物有本有末則又對待之言也舍其本而趨其末者衆矣故愚因務本之說而旁及對待之言非悖也因有警焉故孝也者敬其本也養其末也未有事親以敬而不能養者也忠也者誠其本也事其末也未有事君不欺而事功不立者也書以五經為本百家其末也通乎經則百家迎刃而解矣文章以

理為本辭華其末也未有得于理而不得于辭華者也引而充之有本則有末學者知所先後其亦有益于為務本之學者乎亨復不幸才三十而卒子栻敬乎世其業長茂而實遂至明初則道之生也生生無窮矣愚不能有以益之也然竊誦大學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易曰復德之本也蓋修身則道立復則心不外而善端存故務本者又當先於修身而修身又當先於心不知誠齋之說如何何當一見而啓愚茅塞乎

大名路重建銅臺驛記

良二千石之作郡也其猶家乎古有之處官事如家事然後能盡吾之心旨哉言乎若近而實遠推而極之則治具之大小畢張矣夫宣化養民固其大者而吾部內關於政者一苟不備顧不瘵吾治乎民生粟布以禦飢寒屋以待風雨器以適用未有闕而不求

做而不修者也何獨至官事而若是愬哉且群居往來自非匹夫
傭屋未有不規函丈地以肅賓者况提封千里上有王人下有報
政四方行李之往來則館舍非為政之先務乎大名在漢為魏郡
後周為州唐始號大名府而宋建北京今為上路寔河朔大郡也
郡視古諸侯館人所職固當高閤厚墻垣以無憂客使而自後
至元丁丑大水蕩圮賓至率假廛邸至正癸未九月河東廉訪副
使朶朶來監茲郡視民所欣戚及事之病益民者悉罷行之惟驛
舍之圯迨茲七年事上禮賓大惟弗稱即倡僚屬割俸金購材委
徒躬相厥役乃堂乃廡乃庖庫福廐泊食飲宴息之器物巨細畢
具俾來願有述也余惟古者王使之至侯邦與夫承王命而為過
賓者郊勞致館之儀饗餼芻薪之節官正蒞事上卿監之諸侯
以正事出諸侯之大夫士以君命出或戾其所止或道其所由授

館展車各有攸司賓至如歸莫不懷愛我國際家際履極載悉入
版圖舟車所通傳置交貫事雖因古而法制之詳實過之侯甫下
車興廢補做首復驛舍知所先後矣昔單襄公奉王命聘騁楚而
徑陳侯人不在疆司里不授館有以知陳侯之失德晉文大諸侯
之館巧人以時填館宮室鄭僑誦焉近代有刺韶州以創驛堆而
立生祠宰萍鄉以驛傳完葺而受知天使則侯之是役可以觀政
矣孫譙記褒城驛而謂州縣皆驛者以利史縣令任之既輕變之
易又數其於為政則曰我即去何用如此則州縣真驛也彼視官
如驛而侯視驛如家愚哲判矣故為記其顛末以示後之為政者

菊莊記

安陽地稱秀麗昔人引洹水注城內為園池環城之池晝夜湯湯
民室酒壚擇奇據勝無慮數百區西南匯為陂溪山之輪委亭館

舟楫之盛麗蒲荷葭柳羽鱗鯉互之饒益寔最一郡水利不修民
生日劫波遂為陸而亭館為墟矣好事者或事築植胥徒一假館
花蹂木戕器敗屋損供頓少弗愜有遂賈禍者故莫不恣其樊歲
而已焉余歸方事遊嬉而無所於適送客南郭歸並闔閭而西微
行詰曲桑榆蔽翳負城有小圃徑造焉地僅餘百弓庶麻幽潔問
守者曰此王君季貞菊莊也雜花並植菊最多故以名時方挺翠
怒長羅列滿地愛之不忍歸秋風作花見餉十盆品色莫有同者
莖高尋丈花大徑三寸餘蓋培溉有時芟移有法半歲勤動而後
有成信菊之拔萃者也季貞知予同其愛介其友請言吾方慨吾
鄉風物之非昔而嬉遊無所於適也能無情乎淵明曠達芥視軒
冕乃獨愛菊屢形詠歌至與松並稱茂叔談道有取於蓮並稱者
二富貴者在所薄菊獨以隱逸稱譜之詠之者又代不絕口其貴

重可知已季貞其亦慕古人而有于菊者乎人生之樂隨寓可得
口體居室不與焉故不他執以見在志不侈其圃以納其侮百弓
之地可游可樂胥徒藐之而不屑來沒吾齒莫有睨而規之者求
寡而獲豐身安而志遂是莊之德不亦多且久乎莊田舍也田舍
穀為稱首不莊於穀而於菊穀吾口之所切菊吾心之所樂吾口
寧緩而吾心不可不適也心適矣視如京如坻漠如也古有午橋
莊築山穿池竹木叢萃固盛德之宜居後之主者已墮屠兒墓園
之譏平泉莊之鴈檜珠栢雖曰僅存尋亦蕪絕矣富貴田宅之不
可恃如是夫九原可作吾其從晚節之老圃乎且吾為人莊而日
就荒人為吾莊而不獲一稔獨幸得歸而時游王氏菊莊庶幾鄉
賢之萬一焉記菊莊而及鄉賢者高山仰止吾鄉之士其勿以菊
莊為嬉而已也

乾明寺記

余謝事歸里有寺曰乾明主僧德訓時過余既乃相告曰佛居西方以七寶為宮室中華事之每窮土木之役然茅屋越習木神亦安之亦誠而已吾寺無貯儲業精者驕荒者怠驕與怠相遭濟之以貧寺日廢矣訓祝髮事佛主講若壇信者禮施豐約不敢校歲久積楮幣為緡萬五千有奇乃構大雄殿像設藻繪堂室庖福大小俱興經始至正甲申二月落以乙酉十月雖不比隆傑刹計佛亦與其誠而安之矣且訓見吾徒競錐刀如市商惟私其身一旦捐衣鉢啟爭貽笑故就今尚健盡以奉佛焉公不我揮故敢以告其徒福祐德成復踵門請曰微師吾寺幾墜願紀于石相城故多寺由隋迄五季有興無廢周顯德中廢省存者僅二十而無所謂乾明者宋李回作郡志始列乾明禪院宣宋所建耶易院為寺又

不知何時唐賜額者為寺私為招提蘭若若山臺野邑皆是也佛以清儉為宗其見芳人糜材財果樂此乎昔之佛者斷薪續床把茅蓋頭未聞以締構雄侈為賢也長蘆宗頤師謂梁武之禍由崇奉不能清儉所致詎不信哉訓也居而能儉積而能散嗇於身而豐於佛懲其徒而矯其弊亦賢乎哉今海內名山寺據者十八九富埒王侯有興作猶資於眾因而利之此雖大小不侔而得失亦判然矣佛之說高者凌青天深者入黃泉其淺而近者曰不貧不癡訓也其庶乎余既聞訓之言又重違其徒之請求其故掇其法之緒餘為之記俾嗣者有所徵焉

樂閑堂記

人物之生於世安於其素而不知其樂者眾矣魚在水獸在山不知其樂也處之涸轍繫之虞人而後知江湖山林之樂也焉釋而

從之俾復其故則其為樂始真知矣物皆然人為甚賤而服賈陸有推車水有覆舟虎狼盜賊風濤蛟龍之險卒然遇之號呼焉命於頃臾而後知平地之樂也而仕者又甚焉仕而達矣若可樂也而其憂苦方叢乎其前事有必爭而不容已者不爭則獲罪君子貽誚後世爭則彼方震以雷霆壓以山岳惑以簧鼓大廷列坐十九瀾倒而欲以抔土障之當是時也思得釋去重負歸為閑人則其樂為何如此憂也有苦焉造謁之疲精神送迎之勞筋力晨興趨府干請空來折簡函文手未及展繼者沓至至擁馬不得前暮歸復爾寒暑不間休暇匿避若逋逃堅閉若自錮一接賓迹遂終日不得食思得脫巾履偃仰床第又如蓬萊之不可到也上則不能遏天去川決之政下則不能厭蠅集豕貪之求憂苦雖極謗議蜂起矣夫人未嘗不知閑之為樂而真知者寡余蓋身履其境急遽疲極而後獲閑其為真知猶座中談虎而嘗被齧者也鄉人孫友賢受益居安陽銅台治卓宛之業而以清慎聞于人集賢院降劄褒之曰樂閑冲素處士集賢握玉章司天下道教凡名隱者率號處士又華以冠之受益因以樂賢顏其堂乞言於余受不游不試不險于途不困於責安於其素而能知其樂者乎其知不知予能不知而集賢標榜之其知其能知其樂也若是則華而不浮矣雖然受益又當讀涪翁之文知收其餘力而就閑之說則可以永此樂矣

陝西行中書省題名記

至正丙戌冬陝西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朵朶公合其寮寮移書有壬曰吾省據要重以控西北南三陲者八十五年矣昔保釐長貳若庶希憲商擬賽典赤輩皆蔚為名臣而無託以徵及今亟求

已不可得乃斷自後至元元年得若干員刻之石識往行勗後繼
敢以屬子有壬惟陝西當天下一面名雖數更地之雄劇則古今
不異也我元天造立宣撫司以養以治中統三年始立陝西四川
行中書省至元二十三年朝議分省四川咨咨轉滯改陝西行省
而四川自為省矣中更王相府宣慰司者一尚書省者二尋復其
舊此其大較也世皇宏規遠模立中書省總于中分省釐于外行
省遵成憲以治所屬決大獄質疑事皆中書報可而後行則為行
省若甚易者然地之所直有險易則任之所寄有重輕矣秦地形
勝之雄建瓴東夏分鎮夾輔宗子維城臣工旬宣寔任其重中統
初廉希堅憲為宣撫商挺副之同寅行省治難為易繼以賽典
赤之賢山川之險適足以固吾之國故地之險夷視人愚哲朝廷
慎簡宜何如哉則是保釐長貳之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皆不
容泯此所以有待於題名俾後世得以指議也國家百年來法令
明備遵之者福戾之者罰若殛隨所戾而至孰敢不畏然人情有
玩于法狃于習而不知畏者於是法有所不行矣而其本然之善
則未嘗泯可觸之機則未嘗息題名一刻俾一見之頃知某之為
善使人歆慕若是我獨不能效之即某之為惡使人嗤唾若是我
獨不能戒之即用是為政豈特為法之一助而彌惡迂善蓋有出
於法之外者焉尚論古之人由周而來著績斯土者軌躅相接述
聽風聲皆吾師也若夫德于人而未忘迹于事而未熄率而踵武
其文正乎平章暨諸公竭誠踵武罔俾專美矣斯石之刻又與人
為善於無窮焉後之來者知其名之必列於斯也可不畏乎虛其
石以待之

人生天地間以貌焉一身參而三之亦有道乎窮雖獨善若進德居業之富討論資攬之備大而民彞物則繁而酬酢日用莫不總括其理而積于其身及達而兼善也堯舜其君三代其民固一世於太和以至鳥獸草木亦各使之遂其生育之道天下事物紛錯空沓莫不有以容之容之者何弘之謂也弘也者隘之反也此得彼遺即隘矣雖莫不有以容之亦莫不有以別之也夫子曰人能弘道言人有知思可以大其所有之理也子張曰執德不弘言有所得守之太狹則輕喜易足有一善自以為天下莫己若矣道而曰弘我之力也德而曰弘我之量也聖人示人用力之方才高意廣失於辟者亦有以充其量也承旨開府公器宇汪洋若干頃波扁齋曰弘日與儒士講學其中蚤齷宿衛歷俸常太禧宣徽翰林宗正宥密皆有聲所以大其理守其得者已至矣噫士大夫讀書

非不博也才氣非不贍也而其成就卒於無稱何哉患不弘爾聖人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者豈不以其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模卑狹功烈如彼而已乎公於斯理講明已熟用力已至然任重道遠又有毅焉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於事而求所以為弘者則内外交修本末兼盡他日見諸事業綽綽有餘裕恢恢有餘地矣公命為記輯先儒緒論而為之書



